

学校里做基础研究，而这次新冠疫情中，我真正体会到了疾控人的精神，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价值。”崔晓娟说。

上海市疾控中心于2019年开始推行“青耕计划”，专门培育青年人的科研能力，崔晓娟是第一批申请者，现已完成全部项目工作。如今，她已申请与新冠病毒变异相关的课题，以十足的动力继续攻关。

IT男也能上“战场”

“我没去过医院、没去过隔离点，没穿过防护服、也没做过流调。我想去一线，但那些活儿我真不会呀。”一开口就自带“脱口秀”气质，刘星航这个1993年出生的小伙子在专业上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理工男：他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所标准和项目管理科工作，疫情期间他负责疫情相关的信息系统开发和管理。

如果说疾控人是守护公共健康的“幕后英雄”，那刘星航可算“幕后中的幕后”；但实际上，他的工作非常关键，同时一点儿也不轻松。想象一下：从流调到密接者追踪，从发热病人的监控到核酸、抗体检测，从对病例的救治到对全民的“健康码”覆盖，抗疫流程中要涉及多少海量信息；如果没有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信息数据将不能为人们所用。

疫情刚刚来袭，首批同事开始穿上防护服奔赴前线时，刘星航第一时间开始了抗疫信息系统的开发。针对新冠肺炎的“重点传染病管理信息系统”是从零开始做起，因为新冠肺炎是完全新发的传染病，该收集哪些数据要根据国家相关防控方案研究确定。疫情突如其来，系统“需要实现怎样的功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刘星航与疾控系统内各个部门的同事开始不断商讨。

“以前我们几乎没有晚上10点之后还开‘需求讨论会’的情况，但抗疫以来，许多部门的同事当天的工作临近收尾时就已经是这个时间了，有的甚至到此时只是‘中场休息’，我们肯定无条件配合他们。”他说。

每个部门都想让自身流程的信息进入系统，处理的数据范围在膨胀，开发时间资金有限。刘星航向《新民周刊》记者坦言：要把系统搭建、调试好，“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

大约一个月之后，系统第一版上线，然后就是不断迭代完善。修改频繁时一周会有2-3个版本更新，到系统功能成熟稳定之前，总共修改推出了30多个版本。

除此之外，刘星航与同事们还升级了上海原有的“急性



信息所的年轻人调试网络。

呼吸道感染综合监测系统”，支撑发热病人监测工作的开展使其真正发挥疫情防控的“关口前移”作用，目前已接入上海的300多处监测哨点，包括医院的117家发热门诊和200余家社区的发热哨点诊室。同时，他们对上海原来使用的“传染病报告系统”做了调整，使之适应新冠疫情下的需求。后期，这两个系统与全新的开发的“重点传染病管理信息系统”在他们的手中完成了数据互通，实现了对发热病人信息的全流程“一条龙”有效管理。

“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多，说实话，我一度觉得要‘凉凉’，没想到最后这些系统都建设成功了。”刘星航说。

这三个系统处理生成的数据不仅在疾控系统内部流通，还共享到上海市内外的卫健、公安、交通、教育等部门；数据汇总到上海市“一网统管”大数据中心，为联防联控提供了坚实的决策支撑。疫情防控期间，不少通过“上海发布”传递给公众的数据，就是来自这些信息系统；人们经常要用到的“健康码”中，也包含这些系统的数据贡献。

对于建设抗疫信息系统中的艰难，他没有过多在意；深深刻在他脑海里的是2020年大年夜在市疾控中心看到的场景。那一晚，中心内所有大楼灯火通明。为了市防控办的顺利快速入驻，需要对中心1号楼8楼、9楼进行清理、腾空。在8楼他看到，所有人都当起了“搬运工”，为市防控办腾出一块办公区域，连中心的领导也都撸起袖子加入进来。“那一刻，我前所未有的地感觉到咱们疾控人的强大战斗力和团队凝聚力。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怎么能不努力。”

正如他在2020年的一次文艺表演中的台词所说：疾控人筑起了守护公众生命健康的“魔都结界”。年轻的疾控人，正是这道结界的强大生力之源。■